

中國文學史(一)參考資料

一 神 話

(一) 精衛填海

發鳩之山〔一〕，……有鳥焉：其狀如鳥，文首〔二〕，白喙〔三〕，赤足，名曰精衛〔四〕，其鳥自諫〔五〕。是炎帝〔六〕之少女，名曰女娃。女娃游于東海，溺而不返。故爲精衛，常銜西山之木石，以堙〔七〕于東海。（山海經北山經）

- 1、發鳩之山：山名。舊說在山西長子縣西。
- 2、文首：頭上有花紋。
- 3、喙：鳥嘴，音惠。
- 4、據六朝人纂輯的述異記上說，精衛一名精衛鳥，一名冤禽，又名志鳥，俗呼帝女雀。
- 5、其鳴自諫：〔諫〕音尸玄，或音丁一玄，與呼、叫同義。〔精衛〕本是這種鳥的叫聲，因此人們才叫它爲精衛；所以說：「它的鳴聲是自己呼叫自己。」
- 6、炎帝：相傳即教給人民種植五穀的神農氏。
- 7、堙：音因，填塞。

(二) 夸父逐日

夸父〔一〕與日逐走，入日；渴，欲得飲，飲于河〔二〕、渭〔三〕；河、渭不足，北飲大澤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棄其杖，化爲鄧林〔四〕。（山海經海外北經）

- 1、夸父：山海經海外北經還記載着一個博父國，前人考證的結果，認爲〔博父〕即是〔夸父〕，其國中的人都是巨人。所以玄珠（即茅盾）在中國神話研究ABC中認爲夸父不僅是人名，也是一個種族的名称。
- 2、河：即黃河。
- 3、渭：水名，在今陝西境內。
- 4、鄧林：據畢沅說，即指桃林，在今大別山附近（河南、湖北交界處）。

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成都載天。有人，珥〔一〕兩黃蛇，把〔二〕兩黃蛇，名曰夸父。……夸父不量力，欲追日景〔三〕，逮〔四〕之于禺谷〔五〕。將飲河而不足也，將走大澤，未至，死于此〔六〕。（山海經大荒北經）

- 1、珥：戴在耳朵上，像耳環似的。
- 2、把：手裡攬着。
- 3、日景：〔景〕同影。
- 4、逮：追上了。
- 5、禺谷：又叫虞淵，神話相傳，是太陽所入之處。
- 6、死于此：晉郭璞山海經原註：「渴死」。

(三) 羽民國、張弘國、驩頭國

羽民國，……其爲人長頭，身生羽〔一〕。一曰，……其爲人長頸〔二〕。

1. 身生羽：郭璞原註：「能飛不能速，卵生。」博物志則言：「羽民國民，有翼飛不遠。多鸞鳥，民食其卵。」近人袁珂說（見中國古代神話）：「羽民國的人都愛吃鸞鳥的蛋，這也許就是他們身上生長翅膀的原因。」2. 郭璞原註引歸藏啓筮：「羽民之狀，鳥喙，赤目而白首。」

有人名曰張弘〔一〕，在海上捕魚。海中有張弘之國。（山海經大荒南經）

1. 張弘：據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引穆天子傳，認爲「張弘」的「張」即「長」字，「弘」即「肱」字，所以「張弘國」就是長肱國；又名長臂國。

長臂國〔一〕……（其人）捕魚水中，兩手各操一魚。（山海經海外南經）

1. 據淮南子墜形訓高誘註：「民皆長臂，臂長於身。」郭璞原註也說：「舊說云：其人手下垂至地。」魏黃初中，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（即高麗），……過沃沮國，……問其耆老：「海東復有人否？」云：「嘗在海中，得一布褐，身如中人衣，兩袖長三丈。」即此長臂人衣也。」此說又見三國志及博物志。

驩頭國……其爲人，人面，有翼，鳥喙。方捕魚。……或曰謹朱國。（山海經海外南經）

大荒之中，有人名曰驩頭〔一〕。……驩頭人面，鳥喙，有翼，食海中魚，杖翼而行〔二〕。……有驩頭之國。（山海經大荒南經）

1. 驩頭、謹頭、謹朱音皆相近，實即是一國。又按郭註，堯的臣子驩兜因爲有罪，跳在南海裡自殺了。堯可憐他，使他的子孫居於南海奉祀他云云。那麼這個國的名稱應該是「驩兜」了。2. 杖翼而行：郭璞原註：「翅不可以飛，倚杖之用行而已（利用兩翼拄着拐杖走路而已）。」

(四) 奇肱國

奇肱〔一〕國，其民善爲機巧，以殺百禽。能爲飛車，從風遠行〔二〕。（博物志）

1. 奇肱：「奇」音机，單獨的意思。山海經海外西經：「奇肱之國，……其人一臂三目。……」所謂「奇肱」，即指其國人都是一條手臂。2. 按博物志的這一段文字，在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述「奇肱之國」的一節裡是不載的。但郭璞的註文却有「其人善爲機巧，以取百禽，能作飛車，從風遠行」一段話；同時，郭氏所作的山海經圖贊也寫着：「妙哉工巧，奇

肱之人；因風構思，制爲飛輪。……」因此我們懷疑，博物志的這段文字就是從山海經海外西經中摘錄過去的。至於山海經的原文，則可能在郭璞加註以後亡佚了。

(五) 關於女媧〔一〕

往古之時，四極廢〔二〕，九州裂〔三〕，天不兼覆，地不周載。火熾焱〔四〕而不滅，水浩洋而不息。猛獸食顓民〔五〕，鸛鳥〔六〕攖〔七〕老弱。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，斷鼈足以立四極（按，此二句亦見列子湯問篇），殺黑龍以濟冀州〔八〕，積蘆灰以止淫水〔九〕。蒼天補，四極正，淫水涸〔十〕，冀州平，狡蟲死，顓民生。（淮南子覽冥訓）

1. 女媧：據王逸在天問的註文裡說，女媧是人頭蛇身的神；證以漢代武梁祠石室畫像（詳下），王逸的話是沒錯的。說文：「媧，古之神聖女，化育萬物者也。」
2. 四極廢：「四極」就是四方，上古的人認為在天的四面的盡頭，都有支撐着天的柱子。「廢」就是指折天傾，好像我們現在的房頂塌下來的樣子。
3. 九州裂：「九州」見於尚書禹貢，指中國的版圖。「裂」指塌陷崩裂。
4. 熾焱：音練視，大火延燒貌。
5. 顓民：「顓」音專或端，「顓民」即善良的人民。
6. 鸛鳥：兇暴的鳥。
7. 攖：音「口」廿或「口」廿，用爪捉住。
8. 冀州：位於九州之中，即所謂中原地帶。
9. 淫水：平地出水叫「淫水」。
10. 涸：音褐，乾了。

俗說天地開闢，未有人民。女媧搏黃土作人，劇務〔一〕，力不暇供，乃引繩紆〔二〕於泥中，舉以爲人。故富貴（一本下有「賢智」二字）者，黃土人也；貧賤凡庸者，絁人也。」（太平御覽卷七十八引風俗通義）

1. 劇務：工作太繁重。
2. 繩紆：「紆」同「纏」，音ㄍㄨ，大繩叫「纏」。一本無「紆」字。

昔宇宙初闢之時，只有女媧兄妹二人〔一〕，在崑崙山中。而天下未有人民，議以爲夫妻〔二〕。又自羞恥，乃結草爲扇，以障其面。今娶婦執扇，象其事也。（李亢獨異志）

1. 傳說中以女媧爲伏羲的妹妹，最早見於風俗通義：「女媧，伏羲（義）之妹。」（見羅泌路史後記二注引）
2. 以伏羲女媧爲夫婦的說法，最早見於淮南子高誘註：「女媧，陰帝（女性的上帝），佐伏羲治者也。」證以漢代武梁祠的石室畫像，則二人確有夫婦關係。容庚武梁祠畫像考釋：「第一段畫二人，右爲伏羲，……下身鱗尾環繞，向左；左爲女媧面，……同伏羲尾，亦環繞與右相交。中間一小兒，右向，手曳二人之袖，兩腳踏走。」唐代的詩人張說、盧全，也都承認他們是夫婦。至近人芮逸夫、常任俠等，始根據出

土的古器物上的畫像和邊疆少數民族的傳說，證明了伏羲和女媧原是傳說中以兄妹爲夫婦的一對人類的始祖。至於武梁畫像和有關的考證，可以參看聞一多的伏羲考（見聞一多全集第一冊）。

正月一日爲雞，二日爲狗，三日爲羊，四日爲豬，五日爲牛，六日爲馬，七日爲人〔一〕。正旦畫雞於門，七日帖人於帳，當爲此日。今一日不殺雞，二日不殺狗，三日不殺羊，四日不殺豬，五日不殺牛，六日不殺馬，七日不行刑，亦此義。

（董助問禮俗。此據玉函山房輯佚書本，太平御覽卷二十九和荆楚歲時記中都引此文，字句略有出入。）

1. 這個傳說疑與上帝創造世界的神話有關，因本節中有女媧造人的傳說，故附錄於此。

（六）關於后羿

帝俊〔一〕賜羿彤弓素矰〔二〕，以扶下國〔三〕。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。（山海經海內經）

1. 帝俊：一作帝堯，相傳是東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。他的頭似鳥而有兩角，獼猴的身子，只有一隻脚。有人說就是帝嚳。 2. 彤弓素矰：紅色的弓，帶有白色羽毛的箭。

3. 下國：指下方，即人間。

逮至堯之時，十日並出，焦禾稼，殺草木，而民無所食。羿綸〔一〕、鑿齒〔二〕、九嬰〔三〕、大風〔四〕、封豨〔五〕、修蛇〔六〕，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囓華〔七〕之野，殺九嬰於凶水〔八〕之上，繳〔九〕大風於青邱之澤〔十〕；上射十日而下殺羿綸，斷修蛇於洞庭〔十一〕，擒封豨於桑林〔十二〕。萬民皆喜，置堯以爲天子。（淮南子本經訓）

1. 羿綸：山海經作「羿綸」，音慙。是一種長得非常奇怪的獸，其形象各書記載不一，大抵是醜惡可怕的。它走得很快，能吃人。或謂它的叫聲似嬰兒啼哭。 2. 鑿齒：獸名。齒長三尺，其狀如鑿，直露在下巴外面，並且還能持戈盾等武器。 3. 九嬰：可能是一種有九個腦袋的水火之怪。 4. 大風：按甲骨文的寫法，「風」即「鳳」字。「鳳」或謂是大鵬鳥，或謂是大孔雀；總之是一種兇猛的大鳥。它一飛過，總有大風伴隨，所以有人以爲它是「風伯」（風神）。相傳它能毀壞人民住的房屋。 5. 封豨：大野豬。「豨」音希。 6. 修蛇：長大的蟒蛇。據山海經上記載，它能夠把大象吃掉，三年才把骨頭吐出來。 7. 囓華：南方澤名。 8. 凶水：高誘原註：「北狄之地有凶水。」 9. 繳：音出又亡，用一種帶繩的箭射物叫「繳」。 10. 青邱之澤：在東方。 11. 洞庭：高誘

原註：「南方澤名。」當即今之洞庭湖。 12. 桑林：未詳在何方。相傳湯因天旱，曾在此地禱雨，可能也在中原地帶。

帝降夷羿，革孽夏民(一)，胡爲射乎河伯而妻彼雒嬪(二)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革孽夏民：「夏民」泛指華夏的人民。「革孽」照王逸的講法，是「變更夏道，爲萬民憂患」；而近人玄珠和袁珂則都解爲「替人民解除痛苦」，那就是把「革」作「除」解，把「孽」作「害」解。亦通。 2. 「胡爲」句：據楚辭天問王逸註：「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（伏羲氏的女兒，疑即河伯的妻）交接。」「嬪」即是「妃」的意思。王逸註又說：「河伯化爲白龍，遊於水旁，羿見，射之，眇其左目。河伯上訴天帝曰：『爲我殺羿。』」天帝曰：「爾何故得見射？」河伯曰：「我時化爲白龍出遊。」天帝曰：「使汝深守神靈，羿何從得犯汝？今爲蟲獸，當爲人所射，固其宜也。羿何罪歟？」」當是古代的傳說如此，所以屈原對此提出問題。

羿焉彈日(一)？鳥焉解羽(二)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彈日：「彈」音畢，與「射」義同。 2. 鳥焉解羽：相傳每個太陽中間都有蹲着的三足鳥，羿把日射中，鳥就死了，身上的羽毛便紛紛脫落下來。王逸註：「羿仰射十日，中其九日，日中九鳥皆死，墮其羽翼。」

（七）關於鯀、禹治洪水

洪水滔天，鯀竊帝(一)之息壤(二)以堙洪水，不待帝命；帝令祝融(三)殺鯀于羽郊(四)。鯀復生禹，帝乃命禹卒(五)布土(六)以定九州。（山海經海內經）

1. 帝：天帝，上帝。 2. 息壤：一種神土，可以自己生長不息，至於無窮，所以能堵塞洪水。 3. 祝融：火神之名。 4. 羽郊：郭璞註：「羽山之郊。」近人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則考訂羽山即是淮南子地形訓中的「委羽之山」，其說近是。淮南子高誘註：「委羽山在北極之陰，不見日也。」 5. 卒：最後，終於。 6. 布土：「布」同「敷」，鋪填之意。

昔者鯀違帝命，殛(一)之於羽山；化爲黃熊(二)，以入于羽淵(三)。（國語晉語八）

1. 殛：誅殺。 2. 黃熊：鯀死以後所化之物，各書傳說不一。山海經郭璞註，認爲是化爲「黃龍」，左傳和天問則作「黃熊」。一說，「熊」應作「能」，讀乃平聲，是一種三足獸。王嘉的拾遺記則謂鯀化爲魚。按，「鯀」字本身即從「魚」，鯀死後又入於羽淵（水名），大約所化的是魚或龍一類的神物。 3. 羽淵：即羽山旁边的水名。

鴟鵂銜(一)，鯀(二)何聽焉？順欲成功(三)，帝何刑焉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「鴟鵂」二句：據王逸說，鯀在羽山時，鴟和鵂都拖了（曳）銜了食物來給鯀吃。

而明人周拱辰和清人毛奇齡，則據楊雄蜀本紀中「張儀依龜跡築蜀城」的話，以為這是指鯀看到鸛龜曳尾相銜的情況，因而築為參差鯀互的高城，以防洪水。此二句大意是說：「為什麼鯀要依照（聽）着鸛龜的牽引銜接的樣子去防洪水呢？」又，王逸解「鸛龜」為二物，「鸛」即鸛頭黿。但又有以為「鸛龜」乃「龜之如鸛者」，則只是一物而已。2. 鯀：即「鯀」字的另一寫法。3. 順欲成功：指鯀的用息壤壅洪水原是順從人民的願望，為什麼上帝還要懲罰他？

永遏在羽山〔一〕，夫何三年不施？伯禹腹鯀〔二〕，夫何以變化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「永遏」二句：一說，鯀是被囚禁在羽山地方的。所以此處屈原問道：「永遠把鯀禁錮（遏）在羽山，為什麼三年不施刑呢？」2. 「伯禹」二句：伯禹即禹，是鯀的兒子。「腹鯀」，意指為鯀所生。此言「鯀是犯罪的人，而禹是聖人，父囚子聖，不知是怎樣使禹的氣質有所變化的？」

化為黃熊，巫何活焉〔一〕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此指鯀事。王逸註：「活，生也。言鯀死後化為黃熊，入於羽淵，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？」近人唐蘭則認為鯀化為黃熊之後，越過窮山的岡巖，到西方去請求巫師將他治活（因在「化為黃熊」二句以前有「阻窮西征，巖何越焉」二句）。詳見唐蘭天問阻窮西征新解，是否可信，尙難確定。

洪泉〔一〕極深，何以寘〔二〕之？地方九則〔三〕，何以填〔四〕之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洪泉：洪水的源泉。2. 寘：同「填」。3. 地方九則：指九州的疆界（用朱熹說）。4. 填：把土地墊高。

應龍何畫〔一〕？河海何歷〔二〕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應龍何畫：王逸註：「禹治洪水時，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。」按，有翅膀的龍叫「應龍」。2. 歷：經過。

凡鴻水〔一〕淵藪〔二〕，自三百仞〔三〕以上，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，有九淵。禹乃以息土〔四〕填洪水，以為名山〔五〕。（淮南子墜形訓）

1. 鴻水：即「洪水」。2. 淵藪：水深處叫「淵」，大澤叫「藪」。此指水所集中之地帶。3. 仞：八尺是一仞。4. 息土：即「息壤」。5. 名山：大山。

禹治鴻水，通轅轅山〔一〕，化為熊。謂塗山氏〔二〕曰：「欲餉〔三〕，聞鼓聲乃來。」禹跳石，誤中鼓。塗山氏往，見禹方作熊，慚而去。至嵩高山〔四〕下，化為石。方生啓，禹曰：「歸我子〔五〕！」石破北方而啓〔六〕生。（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顏師古注引淮南子，今淮南子無此文。又，釋史十二引隨巢子，也有此段記載，字句略有出入。）

1. 通轅轅山：「通」是打通的意思。轅轅山在河南偃師縣東南，山路險阻，凡十二曲。要想打通它是不易的，所以禹變成一隻熊，為的好用力開山。 2. 塗山氏：禹的妻。
3. 餉：送飯給人吃。 4. 嵩高山：即河南的嵩山。 5. 「歸我子」：「還我的兒子來」 6. 啓：禹的兒子。因為是石頭裂開而生出來的，所以叫做「啓」（「裂開」的意思）。

（八）關於共工

共工氏與顓頊〔一〕爭為帝，怒而觸不周之山〔二〕，折天柱，絕地維〔三〕。故天傾西北，日月星辰就焉；地不滿東南，故百川水潦歸焉。（列子湯問篇）

1. 顓頊：黃帝的孫子。「顓」音祖。 2. 不周之山：按山海經大荒西經：「大荒之隅，有山而不合，名曰不周。」大約就是因為山有缺口，才生出共工觸山的神話來的。水經注言，不周山是蔥嶺于闐二水的界限，當即是今之崑崙山脈。 3. 維：綱維。網上的大繩子。

康回馮怒〔一〕，墜〔二〕何故以東南傾？（楚辭天問）

1. 康回馮怒：「康回」是共工的名字。「馮」音憑，盛大之意。「馮怒」即「盛怒」。 2. 墜：同地。

共工氏振滔〔一〕洪水，以薄〔二〕空桑〔三〕。（淮南子本經訓）

1. 振滔：動蕩。 2. 薄：迫近。 3. 空桑：地名，在今山東境內。

共工〔一〕之臣曰相柳氏〔二〕，九首，以食于九山〔三〕。……禹殺相柳，其血腥，不可以樹五穀種。禹厥〔四〕之，三仞三沮〔五〕，乃以為衆帝之臺。（山海經海外北經）

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，蛇身，自環〔六〕。食于九土。……禹堙洪水，殺相繇。其血腥臭，不可生穀；其地多水，不可居也。禹湮〔七〕之，三仞三沮，乃以為油。羣帝是因以為臺。（山海經大荒北經）

1. 按，古書所載禹治水事，往往與共工氏有關。前所引淮南子本經訓的下文，就記載着舜命禹治水的情況，可見共工氏實是一個興波作浪的惡神（又按，據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，共工實水神之名）。所以把禹殺共工之臣的兩段神話附錄在這裡。 2. 相柳氏：即下一段的相繇。 3. 食于九山：與下一段的「食于九土」同義。因其有九個頭，須同時在九個山上吃食物，把九個地方的東西都吃掉了。 4. 厥：同「掘」。 5. 三仞三沮：用土墊高三次，三次都陷壞下去了。 6. 自環：自己盤繞着自己的身體。 7. 湮：同「壅」，堵塞之意。

(九) 關於黃帝擒蚩尤

蚩尤作兵〔一〕，伐黃帝。黃帝乃令應龍〔二〕攻之冀州之野。應龍蓄水〔三〕，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。黃帝乃下天女曰魃〔四〕。雨止，遂殺蚩尤。（山海經大荒北經）

1. 兵：兵器。 2. 應龍：見前。據山海經大荒東經，應龍住在凶犁土邱山（山在大荒東北角，史記司馬貞索隱引皇甫謐云：「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。」當即此地）。

3. 蓄水：蓄水是爲了行雨之用。 4. 魃：昔魃，旱神。孔穎達毛詩正義：「一名旱母。」

黃帝攝政前，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，並獸身人語，銅頭鐵額，食沙、石子。造立兵杖，刀、戟、大弩，威振天下。誅殺無道〔一〕，不仁不慈。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。黃帝仁義，不能禁止蚩尤，遂不敵。天遣玄女，下授黃帝兵信神符，制伏蚩尤，以制八方。（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龍魚河圖。又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亦引此文，字句頗有出入。）

1. 誅殺無道：隨便亂殺人，不合於正道。

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〔一〕之野。蚩尤作大霧，彌三日〔二〕，軍人皆惑。乃令風后〔三〕法斗機〔四〕作指南車〔五〕以別四方，遂擒蚩尤。（虞喜志林）

1. 涿鹿：在察哈爾涿鹿縣，今屬內蒙古自治區。 2. 彌三日：整整過了三天。

3. 風后：黃帝的臣。 4. 法斗機：取天上北斗星的斗杓隨季節而轉移方向的情況。

5. 指南車：據宋史輿服志：「指南車……上有仙人，車雖轉而手常南指。」按，黃帝造指南車始見於春秋元命苞。

蚩尤兄弟七十二人。食鐵石。耳鬣如劍戟，頭有角；與軒轅〔一〕鬥，以角抵人，人不能向〔二〕。（劉恕通鑑外紀）

1. 軒轅：黃帝號爲軒轅氏。 2. 人不能向：人不敢面對着他們。

蚩尤出自羊水〔一〕。八肱八趾，疏首〔二〕。登九淖以伐空桑〔三〕。黃帝作桐鼓之曲〔四〕十章。（歸藏啓筮）

1. 羊水：水名，未詳在何地。史記匈奴傳有白羊國，其地有河，不知是否與此有關。

2. 疏首：「疏」有二解：一作「畫」解，則是蚩尤的頭上畫着有花紋；一作「分枝」解，指蚩尤的頭是分開來成爲若干杈杈的。 3. 「登九淖」句：「九淖」未詳。按山海經大

西經：「大荒之中，有龍山，日月所入。有三澤水，名曰三淖。」則疑九淖也是水名。「空

參見前。4. 柷鼓之曲：按，雲笈七籤：「黃帝出師伐蚩尤於涇陽之野，以柷鼓爲警。」山海經大荒東經也說黃帝用夔牛的皮做鼓，用雷神的骨做鼓槌，鼓聲可傳至五百里外。則「柷鼓」當是一種聲音極響的戰鼓。按「柷」音岡，解作「高木」；「柷鼓」大約是把鼓架在很高的木架上，所以敲起來聲音格外傳得遠了。

蚩尤帥〔一〕魍魎〔二〕與黃帝戰於涿鹿，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〔三〕之。（杜佑通典）

1. 帥：同「率」，率領。2. 魍魎：通常指木石所變的精怪；此處當是泛指妖魔鬼怪之類。3. 禦：抵抗。

（十）關於神話的解釋

宰我問孔子曰：「昔者子聞諸 堯 伊 令：黃帝三百年。請問：黃帝者，人耶？抑非人耶？以至於三百年乎？」……孔子曰：「……生而民得其利百年，死而民畏其神百年，亡而民用其教百年：故曰三百年。」（大戴禮記五帝德篇）

子貢曰：「古者黃帝四面〔一〕，信乎？」孔子曰：「黃帝取合己者四人，使治四方，不計而耦〔二〕，不約而成，此之謂四面。」（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尸子）

1. 四面：長着四張臉。2. 不計而耦：即「不約而同」之意。指四人的步調一致，不必等黃帝考慮問題，他們四人都「不約而同地」把事辦好了。

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「吾聞夔一足〔一〕，信乎？」曰：「夔，人也。何故一足？彼其無他異，而獨通於聲〔二〕。堯曰：『夔一足矣〔三〕，使爲樂正〔四〕。』故君子曰：『夔有一，足。』非一足也。」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）

1. 夔一足：按：「夔」本是一隻脚的獸，故魯哀公有此疑問。2. 獨通於聲：對音樂特別在行。3. 夔一足矣：有一個夔也就足够了。4. 樂正：官名，專門負責音樂的。

二 甲骨卜辭

（一）

戊辰卜，及今夕雨？弗及今夕雨？

(二)

癸巳卜，今日雨。其自西來雨？其自東來雨？其自北來雨？其自南來雨？（以上見郭沫若卜辭通纂）

(三)

癸巳卜，歲，貞旬亡田（禍）。王固（占）曰：「乃茲（茲）亦出（有）糸（崇）。」
 （占辭）=若僞。甲午，王往（往）逐𠂔，小臣𠂔車馬𠂔王車，子央亦𠂔（隳）。
 （見羅振玉殷墟書契菁華第一片）

(四)

癸巳卜，歲，貞旬亡田（禍）。王固（占）曰：「出（有）糸（崇）！其出（有）來敵（鄰）。」
 「乞（迄）至五日，丁酉，允出（有）來敵（鄰）自西。」
 沚𠂔告曰：「土方正（征）我東𠂔（鄰），我（災）二邑。土方亦牧我西𠂔（鄰）田。」（同上，第二片）

三 銅器銘文

(一) 師旅鼎

唯三月丁卯，師旅乘僕不從王征于方，噩𠂔吏使卑厥友弘目告于白懋父，才在莽。白懋父迺謂得嘉古三尊，今弗克卑罰。懋父令曰：「義宜救播戲諸卑不從卑右征，今毋母救，期又有內于師旅。」弘目告中史使書。旅對卑贊概于隤𠂔莽。

(二) 令鼎

王大藉𠂔農于謀田，錫揚。王射，有𠂔司果豐師氏小子卿合射。王歸自謀田，王駿𠂔，濂仲𠂔僕。令果奮先馬走。王曰：「令果奮乃克至，今余其舍女汝臣十家。」王至于濂宮，敗陳𠂔命。令拜頤𠂔首，曰：「小口乃學。」令對𠂔揚王休。

四 尚書

(一) 盤庚上篇 (商書)

盤庚遷于殷，民不適有居，率籲衆咸，出矢言，曰：「我王來，既爰宅于茲，重我民，無盡劉。不能胥匡以生，卜稽曰其如台。先王有服，恪謹天命，茲猶不常寧；不常厥邑，于今五邦。今不承于古，罔知天之斷命，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！若顛木之有由蘄，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，紹復先王之大業，底綏四方。」

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，以常舊服正法度，曰，「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！」王命衆悉至于庭。

王若曰：「格汝衆，予告汝訓汝：猷黜乃心；無傲從康。」

「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。王播告之修，不匿厥指，王用丕欽。罔有逸言，民用丕變。今汝聒聒，起信險膚，予弗知乃所訟！」

「非予自荒厥德，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。予若觀火，予亦烜謀作乃逸。」

「若網在綱，有條而不紊。若農服田力穡，乃亦有秋。汝克黜乃心，施實德于民，至于婚友，丕乃敢大言，汝有積德。乃不畏戎毒于遠邇，惰農自安，不昏作勞，不服田畝，越其罔有黍稷。」

「汝不和吉言于百姓，惟汝自生毒，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。乃既先惡于民，乃奉其恫；汝悔身何及！相時憐民，猶胥顧于箴言，其發有逸口，矧予制乃短長之命！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，恐沈于衆？若火之燎于原，不可嚮邇，其猶可撲滅。則惟爾衆自作弗靖，非予有咎！」

「遲任有言曰：『人惟求舊；器非求舊，惟新。』」

「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，予敢動用非罰！世選爾勞，予不掩爾善。茲予大享于先王，爾祖其從與享之。作福作災，予亦不敢動用非德。」

「予告汝于難，若射之有志。汝無老侮成人，無弱孤有幼；各長于厥居，勉出乃力，聽予一人之作猷。」

「無有遠邇，用罪伐厥死，用德彰厥善。邦之臧，惟汝衆；邦之不臧，惟予一人有佚罰。」

「凡爾衆，其惟致告：自今至于後日，各恭爾事，齊乃位，度乃口。罰及爾」

身，弗可悔！⁷

盤庚上篇今譯（附說明）——用顧頡剛譯文

盤庚遷到了殷，他的臣民住不慣這個新地方。他於是喚了許多親近的臣子，教他們把舊言來曉喻一班臣民道：「我們的王所以換了一個居住的地方在這裡，原為看重你們的生命，不讓你們在舊邑中死盡了。你們反對他沒有占卜，其實你們若不能有遵守法度的生活，即使占卜了也沒有什麼用處！先王的規矩，總是敬順天命，因此他們不敢老住在一個地方，從立國到現在已經遷徙了五次了。現在若不依照先王的例，那是你們還沒有知道上天的命令要棄去（斷）這個舊邑，怎說得到繼續先王的功業呢！倒仆的樹木可以發生出新芽。上天要我們遷到這個新邑中來，原是要把我們的生命盛長在這裡，從此繼續先王的偉大的功業，把四方都安定呢！」

盤庚覺得人民的鬧着住不慣都是由於職官的煽動，要用舊典去飭正他們的法紀，對他們說，「我的規誡小民的話，你們無論是誰都不要隱匿起來啊！」他吩咐許多人到朝廷上來。

他說：「你們來，我要告導你們，教訓你們：你們應當斥去自己的私心；不要傲慢我的命令，單顧自己的安樂。」

「從前我們的先王也是專用舊家的人，和他們共理政事。先王發出布告時，他們決不敢隱匿他的旨意，所以先王很看重他們。他們又從不說出惑亂衆聽的話，所以人民也很能改從政府的教導。現在你們只管任意妄談，造出許多不公平不確實的話來再三申說，我真不懂得你們所爭鬭的究竟是些什麼！」

「這不是我願意丟了對待你們的好意，只因你們匿去了好意而不給與我，所以使我如此。我的威嚴本來像火一般地旺盛，可是沒有用出來；哪裡知道就因此釀成了你們的放縱！」

「要像網一般地結在繩上，方可順了條理而不亂。要像農夫的盡力耕田，方可得到一個好收成。你們若能斥去自己的私心，把真實的好意給與人民，以至於你們的親戚朋友，那麼，你們才可以說一句滿意的話，說你們是一向積德的。倘使你們不怕遠近的人民爲了你們而受着大害；貪一時的安樂，不去耕種田畝，不肯勉力做勞苦的事，那就當然沒有收穫黍稷的希望了！」

「你們不能把我的好話宣布給百姓，這是你們自取禍根，終至引得他們做出了許多壞事情，自害了自身。你們既引導人民做壞事，這些痛苦當然應由你們自己承受；到了那時，你們懊悔也來不及了！你們看，這些小民還知道聽從規誡的話，惟恐說錯了話而得到禍患，何況我是操着你們的生殺之權的，你們爲什麼倒不畏懼呢？你們有話，何以不先來告知我，竟擅用浮言來搖動人心，用罪惡來陷溺這班人民？你們須知道，你們即使像野火一般地在大地上焚燒，使人近前不得，但是我終究有力量來撲滅你們的。如果到了這個地步，那是你們許多人自己惹出的禍患，不要怪我錯待了你們了！」

「遲任曾經說過一句話：『用人是應該專選舊的，不像器具的單要新的。』」

「從前我們的先王和你們的祖、你們的父，都會同過安樂和勤勞的生活，我怎敢對於你們用出非分的刑罰。你們若能世世繼續你們的祖和父的勤勞，我也決不肯遮掩你們的好處。現在我大祭先王，你們的祖先也一起受祭。你們的作善而得福，和作惡而得災，都有先王和你

們的祖和父來處置你們，我也不敢擅用非分的爵賞。

〔我告導你們：做事是不是容易的，應當像射箭一般，認清一個標準。你們不要欺侮老年人，也不要藐視青年人；大家安心住在這個地方，勤奮地用出你們的氣力，聽我一個人的打算。〕

〔不論遠近的人，我總一例地對待：用刑罰來除去他們的惡，用爵賞來表彰他們的善。一國的好，是你們許多人的功勞；一國的不好，那只是我一個人的過失〔一〕。〕

〔你們許多人應該把我的話各相告誡：從今天以至將來，各自供承你們的職事，整飭你們的階位，謹誼你們的說話。若是不然，到罰上你們身體的時候可不要懊悔啊！〕

1. 此句譯文與原譯略有出入。

說 明：

本文頗為明順易解，所以歷代的學者沒有什麼大衝突的解釋。今將標點及翻譯所依據的註訓略為說明如下——

（1）〔盤庚敕于民由乃在位〕，舊在〔民〕字斷句，解為〔盤庚敕民，從在位起〕。今依俞樾說，併作一句，而以敕字訓覺。

（2）〔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〕，舊解皆謂盤庚禁在位者伏匿小民的箴規之言。今依方宗誠說，解為伏匿盤庚箴規小民之言。（姚永樸《尚書駁略》卷六引方宗誠語云：「此倒文，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；與下經〔不厭厥旨〕，……〔不和吉言于百姓〕意同。」）

（3）〔予告汝訓汝勗勵乃心〕，舊于〔訓〕字絕句。今依俞樾說，改以〔予告汝訓汝〕為句。（羣經平議云：「〔告汝訓汝〕，與中篇〔承汝俾汝〕文法正同。」）

（4）〔王播告之修〕，舊以〔所修之政〕訓修字。今依俞樾說，以〔修〕讀〔迪〕而訓為〔道〕。（羣經平議云：「修字本從攸音。多方篇〔不克終日勤于帝之迪〕，釋文云：「迪，馬本作攸。」然則以修為迪，猶以攸為迪也。呂刑篇〔惟時伯夷播刑之迪〕，與此經〔播告之迪〕文義正同。迪者，道也。」）

（5）〔惟汝含德不揚予一人〕，舊解以為〔不宣布德意，不畏懼我〕。今依俞樾說，以〔揚〕讀為〔施〕。（羣經平議云：「白虎通引尚書〔不施予一人〕，即盤庚此文。施本字，惕遐字，言汝懷藏其德，不施及予一人也。含與施正相應成義。下文曰：〔汝克黜乃心，施實德于民〕，……上用遐字，下用本字。」）

（6）〔予告觀火，予亦烜謀作乃逸〕，舊以洞明人情釋觀火，〔烜〕作〔拙〕。今依江聲、王鳴盛說，以烈火釋觀火，依說文引商書文改〔烜〕。（烜，火不光也。）

（7）〔世選爾勞〕，舊以〔數〕及〔簡〕釋〔選〕。今依俞樾說，讀〔選〕為〔纂〕而訓為〔繼〕。（羣經平議云：「禮記祭統篇〔纂乃祖服〕，襄十四年左傳〔纂乃祖考〕，國語〔纂修其緒〕，其義並同。」）

（8）〔汝無老侮成人〕，舊誤作〔汝無侮老成人〕。今依鄭玄《尚書注》及唐石經改正。（〔老侮〕與〔弱孤〕相對成文。）

(9) [用罪伐厥死]，舊解以爲[罪以懲之，使勿犯，伐去其死道。]今依俞樾說，以[死]訓[惡]。(達齋書說云：[此死字對下善字成文，即作惡字用。禮記檀弓篇曰：[人死，斯惡之矣。]昭二十五年左傳：[死，惡物也。]古無上去聲之別，好惡之惡與美惡之惡即一義之引申。死爲可惡之物，即爲惡惡之物，故言死猶言惡也。])

(二) 無逸 (周書) (一)

周公曰：[嗚呼，君子所其無逸(一)！先知稼穡(二)之艱難，乃逸(四)，則知小人之依(五)。相小人(六)，厥(七)父母勤勞稼穡，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(八)，乃謔既誕(九)。否則(一〇)侮厥父母，曰：[昔之人無聞知(一一)！]

周公曰：[嗚呼！我聞曰，昔在殷王中宗(一二)，嚴恭寅畏(一三)，天命自度(一四)。治民祗懼(一五)，不敢荒寧(一六)。肆(一七)中宗之享國，七十有五年。其在高宗(一八)，時舊勞于外(一九)，爰暨小人(二〇)。作其即位(二一)，乃或亮陰(二二)，三年不言；其惟不言，言乃雍(二三)。不敢荒寧，嘉靖(二四)殷邦。至于小大(二五)，無時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國，五十有九年。其在祖甲，不義惟王(二六)，舊惟小人(二七)。作其及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，能保惠(二八)于庶民，不敢侮鰥寡(二九)。肆祖甲之享國，三十有三年。自時厥後立王，生則逸(三〇)。生則逸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，亦罔或克壽(三一)；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]

周公曰：[嗚呼！厥亦惟我周太王、王季(三二)，克自抑畏(三三)；文王卑服(三四)，即康功田功(三五)。徽柔懿恭(三六)，懷保(三七)小民，惠鮮鰥寡。自朝至于日中昃(三八)，不遑暇食(三九)，用咸和(四〇)萬民。文王不敢盤于遊田(四一)，以庶邦惟正之供(四二)。文王受命惟中身(四三)，厥享國五十年。]

周公曰：[嗚呼！繼自今嗣王，則其無淫于觀(四四)，于逸，于遊，于田，以萬民惟正之共。無皇曰[今日耽樂(四五)]。]乃非民攸訓，非天攸若(四六)。時人不則有愆(四七)。無若殷王受(四八)之迷亂，酗(四九)于酒德哉！]

周公曰：[嗚呼！我聞曰：古之人(五〇)猶胥訓告(五一)，胥保惠，胥教誨，民無或胥譖張爲幻(五二)。此厥不聽(五三)，人乃訓之(五四)。乃變亂先王之正刑(五五)，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(五六)，否則厥口詛祝。]

周公曰：[嗚呼！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(五七)。厥或告之曰：[小人怨汝詈汝！]則皇自敬德(五八)。厥愆(五九)，曰[朕之愆]。

允若時〔六十〕，不啻不敢含怒〔六〇〕。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譸張爲幻，曰：「小人怨汝詈汝！」汝則信之。則若時，不永念厥辟〔六二〕，不寬綽厥心，亂罰無罪，殺無辜；怨有同，是叢于厥身〔六三〕。」

周公曰：「嗚呼，嗣王其監〔六四〕于茲！」

1. 據司馬遷的說法：周公恐成王年齡漸長，安於荒淫享樂，乃作無逸。〔無逸〕，猶言「不要貪求安逸享受」。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告誡成王應以勤於國事的先王爲榜樣，以荒淫的昏君爲鑒戒。
2. 君子所其無逸：〔君子〕指在上的人；〔所〕，居其位。此句大意是：「在上的人居於其位，是不許貪圖安逸的！」
3. 稼穡：種穀叫〔稼〕，收割叫〔穡〕。此處泛指農民在田地裡辛苦的勞動。
4. 乃逸：此處作「然後再考慮享受」解，與下文〔乃逸〕的語氣不同，見註8。
5. 小人之依：猶言「人民內心的苦痛」。〔依〕，隱衷。
6. 相小人：看看那些小民。
7. 厥：有兩個意義：一作〔其〕解，即他、它、他們之意；一作〔之〕解，有〔若〕、〔如果〕的意思。此處是作〔其〕解。
8. 乃逸：只考慮如何享受。
9. 乃諺既誕：〔諺〕應作〔謔〕，粗暴之意；〔誕〕，放肆無禮。此句大意是：「既粗暴不恭，又放肆無禮。」
10. 〔否則〕：〔否〕與〔不〕通。〔否則〕是尚書中習見的關聯詞，有〔乃至於〕、〔那就〕的意思。此處應作〔乃至於〕解。
11. 〔昔之人〕句：上了年紀的人任什麼也不懂。
12. 殷中宗：即太戊，湯的玄孫，商朝的第七代國君。
13. 嚴恭寅畏：嚴，莊嚴；恭，謹慎；寅畏，敬畏。
14. 天命自度：常常檢束自己，看看所行的事是否合於天意。
15. 祗懼：敬慎小心。
16. 荒寧：古成語，有「荒廢縱樂」之意。
17. 肆：因此。
18. 高宗：即武丁，殷之賢君，是殷的第二十代國君。
19. 時舊勞于外：大意是：「實是一個久在外面奔波勞碌的人。」〔時〕與〔實〕同，〔舊〕與〔久〕同。
20. 爰暨小人：〔爰〕，因而；〔暨〕，有〔跟〕、〔與〕的意思。此句大意是：「因而常跟小民在一起。」
21. 作其即位：猶言「及其即位」。
22. 亮陰：一作〔諒闇〕，即居喪守孝之意。〔陰〕音安。
23. 雍：和諧，喜悅。
24. 嘉靖：安定。
25. 小大：小民，大臣。
26. 祖甲，不義惟王：祖甲是武丁之子，殷的第二十二代國君。舊說：祖甲有兄祖庚。武丁本要立祖甲，他認爲不應廢長立幼，就逃到民間去了。所以說「不義惟王」，指祖甲認爲做國王是不義的。
27. 舊惟小人：久在民間做平民。
28. 保惠：保，愛護；惠，對人有恩惠。
29. 饋寡：年老無妻叫〔饋〕，年老無夫叫〔寡〕。
30. 自時厥後立王，生則逸：從此之後所立的國王，生下來就耽於享樂。
31. 亦罔或克壽：也沒有能够活得長壽的。〔罔〕，沒有；〔克〕，能够。
32. 太王、王季：文王的祖父和父親。
33. 抑畏：謙虛小心。
34. 卑服：服役於卑賤的事情。
35. 即康功田功：〔即〕，完成；〔康〕與〔業〕同，指居屋。此句大意是：「完成了家庭裡的勞動和田地裡的勞動。」
36. 徽柔懿恭：徽，善良；柔，仁厚；懿，美好。此句指文王所具有的美德。
37. 懷保，惠鮮：都是愛護的意思。
38. 〔自朝〕句：從早上直到太陽偏西。
39. 不遑暇食：來不及抽空兒吃飯。
40. 用咸和：〔用〕，以；〔咸〕

和」，和諧。 41. 盤于遊田：「盤」是耽溺的意思；「遊」，指遠遊，「田」同「畋」，打獵。 42. 「以庶邦」句：大意是：「文王使他所統轄的各個部落只有正常的貢賦。」言外指文王從來不暴斂橫征，增加額外的剝削。 43. 受命惟中身：在中年時受天命為君。相傳文王是四十七歲即位的，所以說「中年受命」。 44. 觀：即「歡」，歡樂的意思。 45. 無皇曰「今日耽樂」：且不要這樣講，「今天先享受享受再說。」 46. 乃非民攸訓，非天攸若：這不是所以教訓人民、順事上帝的作法。「攸」，所；「訓」，教訓；「若」，順。 47. 時人丕則有愆：這種人就有過失了。「時」同「是」；「丕則」，「那就」；「愆」，過失。 48. 殷王受：即紂王。 49. 醢：音「ㄏㄞˋ」，藉酒為凶。 50. 古之人：指有德的先王。 51. 「胥訓告」三句：「胥」與「相」同義；「訓告」、「保惠」、「教誨」這三個動詞的賓語都是人民。 52. 誦張爲幻：「誦張」是虛誑誇誕，「幻」是欺騙詐惑。此句引伸有「胡做非爲」之意。「誦」音周。 53. 此厥不聽：你如果不聽這些話。「厥」在此處作「之」解，有「如果」的意思。 54. 人乃訓之：人民就照着你的樣子學。「訓」同「順」，照樣模仿之意。 55. 正刑：政治法律。「正」同「政」。 56. 「民否則」二句：人民乃至於心裡不滿意，口裡咒罵。「詛祝」即詛咒之意。下文的「胥」也是詛咒的意思。 57. 迪哲：古成語，猶言「明達而智慧」。 58. 皇自敬德：自己更加敬畏修德。 59. 厥愆：指人民的過失。 60. 允若時：果然像這樣。下文「則若時」與此同義。 61. 不啻不敢含怒：「不啻」，豈但。此言「你果然像這樣，那人民豈但不敢含怒，而且還會擁護你。」 62. 「不永念厥辟」二句：不能時常想着做國君的道理，不能把自己的心胸放寬大些。 63. 「怨有同」二句：人民就會一口同聲的怨你，把仇恨都集中到你的身上。 64. 監：同「鑒」，鑒戒。

(三) 大誥 (周書) 〔一〕——節錄

王若〔一〕曰：「……已〔三〕！予惟小子〔四〕，若涉淵水〔五〕，予惟往求朕攸濟〔六〕。敷賁〔七〕，敷前人受命〔八〕，茲不忘大功。予不敢閉于天降威〔九〕！用〔十〕寧王〔一〕遣我大寶龜，紹天明〔一二〕。即命曰〔一三〕：『有大艱于西土。』西土人亦不靜〔一四〕，越茲蠢〔一五〕。殷小腆〔一六〕，誕敢紀其敝〔一七〕。天降威，知我國有疵，民不康〔一八〕，曰：『予復〔一九〕。』反鄙〔二〇〕我周邦。……」

1. 周武王克殷以後，仍封紂王之子武庚於殷地，更命管叔、蔡叔（武王的兩個兄弟）監視武庚。及成王（武王之子）即位，管叔蔡叔竟與武庚一同叛周。周公奉成王之命，興師東伐，乃作大誥。一般舊說，都認為大誥是周公代成王的口氣作的。「誥」，訓誡之辭。這裡只節錄一小段。 2. 若：語詞，同「乃」的意思相近。 3. 已：感歎詞。 4. 小子：成王年輕，故自己謙稱「小子」。 5. 若涉淵水：治理國家非常艱難，好像渡過深水一樣。 6. 「予惟」句：我只希望得到能幫助我渡水的人。言外指求賢臣以平天下。

7. 敷賁：即「頒布」之意。此言發布命令，通告天下。 8. 數前人受命：「前人」指文王和武王，「受命」即「受天命」。此言「把文王武王受天命而創業的功績布告於天下。」

9. 「予不敢」句：舊本在「用」字斷句，今依近人楊筠如的讀法，在「威」字斷句。「閉」，猶言「置之不理」；此句大意是：「上帝對周朝降下了威德，做為國王的不敢置之不理，而應該知道警惕。」 10. 用：因此。 11. 寧王：舊說大都認為指周文王。此言「因此文王留給後世一個寶龜，好讓我們占卜吉凶。」 12. 紹天明：猶言「承受天命」，即「聽上帝的指示」。

13. 「即命曰」二句：上句，「上帝告知我們說」；下句，「我們的國家將有大不利的事情發生了」。這是一句卜辭。「西土」，指周地。 14. 不靜：指人心不安。 15. 越茲茲：於是也就蠢動起來。 16. 殷小腆：殷的國勢稍見富厚。 17. 蕝敢紀其紱：大意是：「竟敢大胆地（蕝）繼承（紀）殷人已亡的統緒（紱）。」言外指武庚竟敢造起反來。 18. 知我國有疵，民不康：「疵」，毛病，缺點；「康」，安定。此指管叔蔡叔的叛亂。因為他們是自己人，所以說是「敵人知道我國本身有缺點」。 19. 曰予復：「曰」的主語是武庚；「予」是武庚自稱；「復」指要恢復殷的天下。 20. 鄒：前人解此，都認為是「圖」字，因形近而作「鄒」；即「圖謀」之意。

（四）多士（周書）〔一〕——節錄

王曰：「告爾殷多士，今予惟不爾殺，予惟時命有申〔二〕。今朕作大邑于茲洛〔三〕，予惟四方罔攸賓〔四〕；亦惟爾多士，攸服奔走〔五〕。臣我多遜〔六〕；爾乃尚有爾士〔七〕，爾乃尚寧幹止。爾克敬，天惟畀矜爾〔八〕；爾不克敬，爾不啻不有爾士，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〔九〕。……」

1. 周成王既遷殷之遺民，周公便向他們傳達成王的命令，就是這篇多士。所謂「多士」，即指殷之許多的遺民。此處所節錄的是全文的第五段。 2. 予惟時命有申：我將重申以前的那個（時）命令。按，本篇前文說：「予大降爾四國之命（對管蔡商奄四國降賜恩德的命令）。」此處所說的「命」就是這個命令。 3. 作大邑于茲洛：周公曾在洛地另建了一個都邑。據鄭玄的說法，這篇多士就是周公初從天子所居的王城（京都）來到洛邑時對殷之遺民所發佈的命令。 4. 予惟四方罔攸賓：「賓」同「摯」，排斥、摯棄之意。此言「我對於四方的人都無所排斥、摯棄。」 5. 攸服奔走：「攸」，以；「服」，服勞役。此言「只要你們肯為我服役，供我驅使，替我奔走。」 6. 多遜：十分順從我。 7. 「爾乃」二句：大意是：「那麼，你們還能保有你們的土地，你們還能安心地搞你們的工作。」「寧」，安心；「幹」，做事情；「止」，語尾助詞，沒有涵義。 8. 天惟畀矜爾：上天是會憐憫你們的。「畀」音比，有賜予之意；「矜」，憐憫。因為上天的垂憐，對於被俘虜的殷人來說，是一種恩賜。 9. 「予亦」句：我也會把上天對你們的責罰加到你們的身上。